

许地山 经典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

京华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文库

许地山经典

下卷

京华出版社



危巢坠简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费总理底会客厅里面底陈设都能表示他是一个办慈善事业具有热心和经验的人。梁上悬着两块“急公好义”和“善与人同”的匾额，自然是第一和第二任大总统颁赐的，我们看当中盖着一方“荣典之玺”的印文便可以知道。在两块匾当中悬着一块“敦诗说礼之堂”的题额，听说是花了几百圆的润笔费请求康老先生写的。因为总理要康老先生多写几个字，所以他底堂名会那么长。四围墙上底装饰品无非是褒奖状、格言联对、天官赐福图、大镜之类。厅里底镜框很多，最大的是对着当街底窗户那面西洋大镜。厅里底家私都是用上等楠木制成。几桌之上杂陈些新旧真假的古董和东西洋大小自鸣钟。厅角底书架上除了几本《孝经》、《治家格言注》、《理学大全》和些日报以外，其余的都是募捐册和几册名人底介绍字迹。当差的引了一位穿洋服、留小胡子的客人进来，说：“请坐一会儿，总理就出来。”客人坐下了。当差的进里面去，好像对着一个丫头说：“去请大爷，外头有位黄先生要见他。”里面隐约听见一个女人底声音说：“翠花，老爷在五太房间哪。”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断定费总理底家庭是公鸡式的，他至少有五位太太，丫头还不算在内。其实这也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在这个礼教之邦，又值一般大



人物及当代政府提倡“旧道德”的时候，多纳几位“小星”，既足以增门第底光荣，又可以为敦伦之一助，有些少身家的人不娶姨太都要被人笑话，何况时时垫款出来办慈善事业的费总理呢！

已经过一刻钟了，客人正在左观右望的时候，主人费总理一面整理他底长褂，一面踏进客厅，连连作揖，说：“失迎了，对不住，对不住！”黄先生自然要赶快答礼说：“岂敢，岂敢。”宾主叙过寒暄，客人便言归正传，向总理说：“鄙人在本乡也办了一个妇女慈善工厂，每听见人家称赞您老先生所办的民生妇女慈善习艺工厂成绩很好，所以今早特意来到，请老先生给介绍到贵工厂参观参观，其中一定有许多可以为敝厂模范的地方。”

总理底身材长短正合乎“读书人”底度数，体质底柔弱也很相称。他那副玄黄相杂的牙齿，很能表现他是个阔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鸦片，决不能使他底牙齿染出天地的正色来！他现出很谦虚的态度，对客人详述他创办民生女工厂的宗旨和最近发展的情形。从他底话里我们知道工厂底经费是向各地捐来的。女工们尽是乡间妇女。她们学的手艺都很平常，多半是织袜、花边、裁缝，那等轻巧的工艺。工厂底出品虽然很多，销路也很好，依理说应当赚钱，可是从总理底叙述上，他每年总要赔垫一万几千块钱！

总理命人打电话到工厂去通知说黄先生要去参观，又亲自写了几个字在他自己底名片上作为介绍他的证据。黄先生现出感谢的神气，站起来向主人鞠躬告辞，主人约他晚间回来吃便饭。

主人送客出门时，顺手把电扇底制钮转了，微细的风还可以使书架上那几本《孝经》之类一页一页地被吹起来，还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几姨太房里抽鸦片去。客厅里



顿然寂静了。不过上房里好像有女人哭骂的声音，隐约听见“我是有夫之妇……你有钱也不成……”，其余的就听不清了。午饭刚完，当差的又引导了一位客人进来，递过茶，又到上房去回报说：“二爷来了。”

二爷是与费总理交换兰谱的兄弟。实际上他比总理大三四岁，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说少三两岁，情愿列在老弟底地位。这也许是因为他本来排行第二的缘故。他底脸上现出很焦急的样子，恨不能立时就见着总理。

这次总理却不教客人等那么久。他也没穿长褂，手捧着水烟筒，一面吹着纸捻，进到客厅里来。他说：“二弟吃过饭没有？怎么这样着急？”

“大哥，咱们底工厂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烦。不晓得谁到南方去报告说咱们都是土豪劣绅，听说他们来到就要查办咧。我早晨为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现在还没吃中饭哪。假使他们发现了咱们用民生工厂底捐款去办兴华公司，大哥，你有什么方法对付？若是教他们查出来，咱们不挨枪毙也得担个无期徒刑！”

总理像很有把握的神气，从容地说：“二弟，别着急，先叫人开饭给你吃，咱们再商量。”他按电铃，叫人预备饭菜，接着对二爷说：“你到底是胆量不大，些小事情还值得这么惊惶！‘土豪劣绅’的名词难道还会加在慈善家底头上不成？假使人来查办，一领他们到这敦诗说礼之堂来看看，捐册、帐本、褒奖状，件件都是来路分明，去路清楚，他们还能指摘什么？咱们当然不要承认兴华公司底资本就是民生工厂底捐款。世间没有不许办慈善事业的人兼办公司的道理，法律上也没有讲不过去的地方。”

“怕的是人家一查，查出咱们底款项来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你大哥办慈善事业，倒办出一身罪过来了，怎



办,怎么办?”二爷说得非常焦急。

“你别慌张,我对于这事早已有了对付的方法。咱们并没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厂底款项到兴华公司去用。民生底款项本来是慈善性质,消耗了是当然的事体,只要咱们多划几笔账便可以敷衍过去。其实捐钱的人,谁来考查咱们底账目?捐一千几百块的,本来就冲着咱们底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实在他们也不是为要办慈善事业而捐钱,他们底钱一拿出来,早就存着输了几圈麻雀的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们来到厂里看见他们底名牌高高地悬挂在会堂上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捐一百几十的‘无名氏’,我们也可以从中想法子。在四五十个捐一百元的‘无名氏’当中,我们可以只报出三四个,那捐款的人个个便会想着报告书上所记的便是他。这里岂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钱来?至于那班捐一块几毛钱的,他们要查账,咱们也得问问他们配不配。”

“然则工厂基金捐款的问题呢?”二爷又问。

“工厂底基金捐款也可以归在去年证券交易失败的账里。若是查到那一笔,至多是派咱们‘付托失当,经营不善’这几个字,也担不上什么处分,更挂不上何等罪名。再进一步说,咱们底兴华公司,表面上岂不能说是为工厂销货和其他利益而设的?又公司底股东,自来就没有咱姓费的名字,也没你二爷底名字,咱底姨太开公司难道是犯罪行为?总而言之,咱们是名正言顺,请你不要慌张害怕。”他一面说,一面把水烟筒吸得哔罗哔罗地响。

二爷听他所说,也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工厂底事,咱们可以说对得起人家,就是查办,也管教他查出功劳来。……然而,大哥,咱们还有一桩案未了。你记得去年学生们到咱们公司去检货,被咱们底伙计打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桩案件,他们来到,一定要办的。昨天我就听见人家说,学生



会已宣布了你、我底罪状，又要将什么标语、口号贴在街上。不但如此，他们又要将咱们伙计冒充日籍的事实揭露出来。我想这事比工厂底问题还要重大。这真是要咱们底身家、性命、道德、名誉咧。”

总理虽然心里不安，但仍镇静地说：“那个事情，我已经拜托国仁向那边接洽去了，结果如何，虽不敢说定；但据我看来，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国仁在南方很有点势力，只要他向那边底当局为咱们说一句好话，咱们再用些钱，那就没事了。”

“这一次恐怕钱有点使不上罢？他们以廉洁相号召，难道还能受贿赂？”

“咳！二弟你真是个老实人！世间事都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何况他们只是提倡廉洁政府，并没明说廉洁个人。政府当然是不会受贿赂的，历来的政府那一个受过贿呢？反正都是和咱们一类的人，谁不爱钱？只要咱们送得有名目，人家就可以要。你如心里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一下，看看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

“那么，我就去罢。我想这一次用钱有点靠不住。”

总理自然愿意他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他不但可以省一顿客饭，并且可以得着那桩案件底最近消息。他说：“要去还得快些去，饭后他是常出门的。你就在外头随便吃些东西罢。可恶的厨子，教他做一顿饭到大半天还没做出来！”他故意叫人来骂了几句，又吩咐给二爷雇车。不一会，车雇得了，二爷站起来顺便问总理说：“芙蓉底事情和谐罢？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总理听见他这话，脸上便现出不安的状态。他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和你细谈那事，回头再给你说罢。”他又对二爷说：“你快去快回来，今晚上在我这里吃晚饭罢。我请了一位黄先生，正要你来陪。国仁有



工夫,也请他来。”

二爷坐上车,匆匆地到国仁那里去了。总理没有送客出门,自己吸着水烟,回到上房。当差的进客厅里来,把桌上茶杯里底茶倒了,然后把它们搁在架上。客厅里现在又寂静了。我们只能从壁上底镜子里看见街上行人底反影;其中看见时髦的女人开着汽车从窗外经过,车上只坐着她底爱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车上那只畜生不时伸出头来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阔人底狗!它底吠声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也可以听见。

时辰钟刚敲过三下,客厅里又热闹起来了。民生工厂底庶务长魏先生领着一对乡下夫妇进来,指示他们总理客厅里底陈设。乡下人看见当中二块匾就连想到他们底大宗祠里也悬着像旁边两块一样的东西,听说是皇帝赐给他们第几代的祖先的。总理客厅里底大小自鸣钟、新旧古董和一切的陈设,教他们心里想着就是皇帝金銮殿也不过是这般布置而已。

他们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身边的东西,心里有的是赞赏。

魏先生对他们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不信,现在理会了。我们底总理是个有身家有名誉的财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们两人底造化。她若嫁给总理做姨太,你们不但不愁没得吃的、穿的、住的,就是将来你们那个小狗儿要做一任县知事也不难。”

老头子说:“好倒很好,不过芙蓉是从小养来给小狗儿做媳妇,若是把她嫁了,我们不免要吃她外家的官司。”

老婆子说:“我们送她到工厂去也是为要使她学些手艺,好教我们多收些钱财;现在既然是总理财主要她,我们只得怨小狗儿没福气。总理财主如能吃得起官司,又保得



我们底小狗儿做个营长、旅长，那我们就可以要一点财礼为他另娶一个回来。我说魏老爷呀，营长是不是管得着县知事？您方才说总理财主可以给小狗儿一个县知事做，我想还不如做个营长、旅长更好。现在做县知事的都要受气，听说营长还可以升到督办那。”

魏先生说：“只要你们答应，天大的官司，咱们总理都吃得起。你看咱们总理几位姨太太底亲戚没有一个不是当阔差事的。小狗儿如肯把芙蓉让给总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说是营长、旅长，他要什么就得什么。”

老头子是个明理知礼的人，他虽然不大愿意，却也不敢违忤魏先生底意思。他说：“无论如何，咱们两个老伙什是不能完全做主的。这个还得问问芙蓉，看她自己愿意不愿意。”

魏先生立时回答他说：“芙蓉一定愿意。只要你们两个人答应，一切的都好办了。她昨晚已在这里上房住一宿，若不愿意，她肯么？”

老头子听见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兴。魏先生知道他底神气不对，赶快对他说明工厂里底习惯，女工可以被雇到厂外做活去。总理也有权柄调女工到家里当差，譬如翠花、菱花们，都是常留在家里做工的。昨晚上刚巧总理太太有点活要芙蓉来做，所以住了一宿，并没有别的缘故。

芙蓉底公姑请求叫她出来把事由说个明白，问她到底愿意不愿意。不一会，翠花领着芙蓉进到客厅里。她一见着两位老人家，便长跪在地上哭个不休。她嚷着说：“我底爹妈，快带我回家去罢，我不能在这里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妇。我决不能依从他。他有钱也不能买我底志向。……”

她底声音可以从窗户传达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劝



她不要放声哭，有话好好地说。老婆子把她扶起来，她咒骂了一场，气泄过了，声音也渐渐低下去。

老婆子到底是个贪求富贵的人，她把芙蓉拉到身边，细声对她劝说，说她若是嫁给总理财主，家里就有这样好处，那样好处。但她至终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给人做姨太的主意。她宁愿回家跟着小狗儿过日子。

魏先生虽然把她劝不过来，心里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过会，芙蓉便随着她底公姑回到乡间去。魏先生把总理请出来，对他说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罢，反正厂里短不了比她好看的女人。总理也骂她是个不识抬举的贱人，说她昨夜和早晨怎样在上房吵闹。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的时候，从她面前经过，又被她侮辱了一顿。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厂去，把芙蓉底名字开除，还教他从工厂底临时费支出几十块钱送给她家人，教他们不要播扬这事。

五点钟过了。几个警察来到费总理家底门房，费家底人个个都捏着一把汗，心里以为是芙蓉同着她底公姑到警察厅去上诉，现在来传人了。警察们倒不像来传人的样子。他们只报告说：“上头有话，明天欢迎总司令、总指挥，各家各户都得挂旗。”费家底大小这才放了心。

当差的说：“前几天欢送大帅，你们要人挂旗；明天欢迎总司令，又要挂旗，整天挂旗，有什么意思？”

“这是上头底命令，我们只得照传。不过明天千万别挂五色国旗，现在改用海军旗做国旗。”

“那里找海军旗去？这都是你们警厅底主意，一会儿要人挂这样的旗，一会儿又要人挂那样的旗。”

“我们也管不了。上头说挂龙旗，我们便教挂龙旗；上头说挂红旗，我们也得照传，教挂红旗。”



警察叮咛一会，又往别家通告去了。客厅底大镜里已经映着街上一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门口挂着两面二丈四长、垂到地上的党国大旗。那旗比新华门平时所用的还要大，从远地看来，几乎令人以为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机关。

掌灯的时候到了。费总理底客厅里安排着一席酒，是为日间参观工厂的黄先生预备的。还是庶务长魏先生先到。他把方才总理吩咐他去办的事情都办妥了。他又对总理说他已买了两面新的国旗。总理说他不该买新的，费那么些钱，他说应当到估衣铺去搜罗。原来总理以为新的国旗可以到估衣铺去买。

二爷也到了。从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的消息是不坏的。他从袖里掏出几本书来，对费总理说：“国仁今晚要搭专车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来了。他教我把这几本书带来给你看。他说此后要在社会上做事，非能背诵这里头底字句不成。这是新颁的《圣经》，一点一画也不许人改易的。”

他虽然说得如此郑重，总理却慢慢地取过来翻了几遍。他在无意中翻出“民生主义”几个字，不觉狂喜起来，对二爷说：“咱们民生工厂不就是民生主义么？”

“有理有理。咱们底见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爷又对总理说国仁已把事情办妥，前途大概没有什么危险。

总理把几本书也放在《孝经》、《治家格言》等书上头。也许客厅底那一个犄角就是他底图书馆！他没有别的地方藏书。

黄先生也到了，他对于总理所办的工厂十分赞美，总理也谦让了几句，还对他说他底工厂与民生主义的关系。黄先生越发佩服他是个当代的社会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



总理底同志。他想他能与总理同席，是一桩非常荣幸可以记在参观日记上头、将来出版公布的事体。他自然也很羡慕总理底阔绰。心里想着，若不是财主，也做不了像他那样的慈善家。他心中最后的结论以为若不是财主，就没有做慈善家的资格。可不是！

宾主人席，畅快地吃喝了一顿，到十点左右，各自散去。客厅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当差的在那里收拾杯盘。器具摩荡的声音与从窗外送来那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底留声机唱片底声音混在一起。



三 博 士

窄窄的店门外，贴着“承写履历”、“代印名片”、“当日取件”、“承印讣闻”等等广告。店内几个小徒弟正在忙着，踩得机轮轧轧地响。推门进来两个少年，吴芬和他底朋友穆君，到柜台上。

吴先生说：“我们要印名片，请你拿样本来看看。”

一个小徒弟从机器那边走过来，拿了一本样本递给他，说：“样子都在里头啦。请您挑罢。”

他和他的朋友接过样本来，约略翻了一遍。

穆君问：“印一百张，一会儿能得吗？”

小徒弟说：“得今晚来。一会儿赶不出来。”

吴先生说：“那可不成，我今晚七点就要用。”

穆君说：“不成，我们今晚要去赴会，过了六点，就用不着了。”

小徒弟说：“怎么今晚那么些赴会的？”他说着，顺手从柜台上拿出几匣印得的名片，告诉他们：“这几位定的名片都是今晚赴会用的，敢情您两位也是要去赴那会去的罢。”

穆君同吴先生说：“也许是罢。我们要到北京饭店去赴留美同学化装跳舞会。”

穆君又问吴先生说：“今晚上还有大艺术家枚宛君博士吗？”

吴先生说：“有他罢。”

穆君转过脸来对小徒弟说：“那么，我们一人先印五十



张，多给你些钱，马上就上版，我们在这里等一等。现在已经四点半了，半点钟一定可以得。”

小徒弟因为掌柜的不在家，踌躇了一会，至终答应了他们。他们于是坐在柜台旁底长凳上等着。吴先生拿着样本在那里有意无意地翻。穆君一会儿拿起白话小报看看，一会又到机器旁边看看小徒弟底工作。小徒弟正在撒版，要把他底名字安上去，一见穆君来到，便说：“这也是今晚上要赴会用的，您看漂亮不漂亮？”他拿着一张名片递给穆君看。他看见名片上写的是“前清监生，民国待科俊士，美国鸟约克柯蓝卑阿大学特赠博士，前北京政府特派调查欧美实业专使随员，甄辅仁。”后面还印上本人底铜版造像：一顶外国博士帽正正地戴着，金鹁子垂在两个大眼镜正中间，脸模倒长得不错，看来像三十多岁的样子。他把名片拿到吴先生跟前，说：“你看这人你认识吗？头衔倒不寒伧。”

吴先生接过来一看，笑说：“这人我知道，却没见过。他哪里是博士，那年他当随员到过美国，在纽约住了些日子，学校自然没进，他本来不是念书的。但是回来以后，满处告诉人说凭着他在前清捐过功名，美国特赠他一名博士。我知道他这身博士衣服也是跟人借的。你看他连帽子都不会戴，把鹁子放在中间，这是那一国的礼帽呢？”

穆君说：“方才那徒弟说他今晚也去赴会呢。我们在那时候一定可以看见他。这人现在干什么？”

吴先生说：“没有什么事罢。听说他急于找事，不晓得现在有了没有。这种人有官做就去做，没官做就想办教育，听说他现在想当教员哪。”

两个人在店里足有三刻钟，等到小徒弟把名片焙干了，拿出来交给他们。他们付了钱，推门出来。

在街上走着，吴先生对他底朋友说：“你先去办你底事，



我有一点事要去同一个朋友商量，今晚上北京饭店见罢。”

穆君笑说：“你又胡说了，明明为去找何小姐，偏要撒谎。”

吴先生笑说：“难道何小姐就不是朋友吗？她约我到她家去一趟，有事情要同我商量。”

穆君说：“不是订婚罢？”

“不，绝对不。”

“那么，一定是你约她今晚上同到北京饭店去，人家不去，你定要去求她，是不是？”

“不，不。我倒是约她来的，她也答应同我去。不过她还有话要同我商量，大概是属于事务的，与爱情毫无关系罢。”

“好吧，你们商量去，我们今晚上见。”

穆君自己上了电车，往南去了。

吴先生雇了洋车，穿过几条胡同，来到何宅。门役出来，吴先生给他一张名片，说：“要找大小姐。”

仆人把他底名片送到上房去。何小姐正和她底女朋友黄小姐在妆台前谈话，便对当差的说：“请到客厅坐罢，告诉吴先生说小姐正会着女客，请他候一候。”仆人答应着出去了。

何小姐对她朋友说：“你瞧，我一说他，他就来了。我希望你喜欢他。我先下去，待一回再来请你。”她一面说，一面烫着她底头发。

她底朋友笑说：“你别给我瞎介绍啦。你准知道他一见便倾心么？”

“留学生回国，有些是先找事情后找太太的，有些是先找太太后谋差事的。有些找太太不找事，有些找事不找太太，有些什么都不找。像我底表哥辅仁他就是第一类的留



学生。这位吴先生可是第二类的留学生。所以我把他请来，一来托他给辅仁表哥找一个地位，二来想把你介绍给他。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他急于成家，自然不会很挑眼。”

女朋友不好意思搭腔，便换个题目问她说：“你那位情人，近来有信吗？”

“常有信，他也快回来了。你说多快呀，他前年秋天才去的，今年便得博士了。”何小姐很得意地说。

“你真有眼。从前他与你同在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是多么奉承你呢。若他不是你底情人，我一定要爱上他。”

“那时候你为什么不爱他呢？若不是他出洋留学，我也没有爱他的可能。那时他多么穷呢，一件好衣服也舍不得穿，一顿饭也舍不得请人吃，同他做朋友面子上真是有点不好过。我对于他的爱情是这两年来才发生的。”

“他倒是装成的一个穷孩子。但他有特别的聪明，样子也很漂亮，这会儿回来，自然是格外不同了。我最近才听见人说他祖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不晓得他告诉你没有。”

何小姐听了，喜欢得眼眉直动，把烫钳放在酒精灯上，对着镜子调理她底两鬓。她说：“他一向就没告诉过我他底家世。我问他，他也不说。这也是我从前不敢同他交朋友的一个原因。”

她底朋友用手捋捋她脑后底头发，向着镜里底何小姐说：“听说他家里也很有钱，不过他喜欢装穷罢了。你当他真是一个穷鬼吗？”

“可不是，他当出国的时候，还说他底路费和学费都是别人的呢。”

“用他父母底钱也可以说是别人的。”她底朋友这样说。

“也许他故意这样说罢。”她越发高兴了。

黄小姐催她说：“头发烫好了，你快下去罢。关于他底



话还多着呢。回头我再慢慢地告诉你。教客厅里那个人等久了，不好意思。”

“你瞧，未曾相识先有情。多停一会儿就把人等死了！”她奚落着她底女朋友，便起身要到客厅去。走到房门口正与表哥辅仁撞个满怀。表妹问：“你急什么？险些儿把人撞倒！”

“我今晚上要化装做交际明星，借了这套衣服，请妹妹先给我打扮起来，看看时样不时样。”

“你到妈屋里去，教丫头们给你打扮罢。我屋里有客，不方便。你打扮好就到那边给我去瞧瞧。瞧你净以为自己很美，净想扮女人。”

“这年头扮女人到外洋也是博士待遇，为什么扮不得？”

“怕的是你扮女人，会受‘游街示众’的待遇咧。”

她到客厅，便说：“吴博士，久候了，对不起。”

“没有什么。今晚上你一定能赏脸罢。”

“岂敢。我一定奉陪。你瞧我都打扮好了。”

主客坐了，叙了些闲话。何小姐才说她有一位表哥甄辅仁现在没有事情，好歹在教育界给他安置一个地位。在何小姐方面，本不晓得她表哥在外洋到底进了学校没有。她只知道他是借着当随员的名义出国的。她以为一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吴先生在教育界很认识些可以为力的人，所以非请求他不可。在吴先生方面，本知道这位甄博士底来历，不过不知道他就是何小姐底表兄。这一来，他也不好推辞，因为他也有求于她。何小姐知道他有几分爱她，也不好明明地拒绝，当他说出情话的时候，只是笑而不答。她用别的话来支开。

她问吴博士说：“在美国得博士不容易罢？”

“难极啦。一篇论文那么厚。”他比仿着，接下去说，“还